

园区软环境缺失 成为京津冀产业转型难点

访北京经开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总经理姜味茗

■ 本报记者 康源

“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难折断”。推动区域之间协同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实现“一加一大于二”或“一加二大于三”的效果。今年以来,胶着了 30 多年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习近平总书记“总动员令”下,告别“纸上谈兵”,进入提速阶段。

京津冀一体化能否产生实质性进展,京津冀产业如何转移,未来京津冀地区的园区又将如何发展?带着这些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经开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总经理、中国低碳智慧园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常务副秘书长姜味茗。

园区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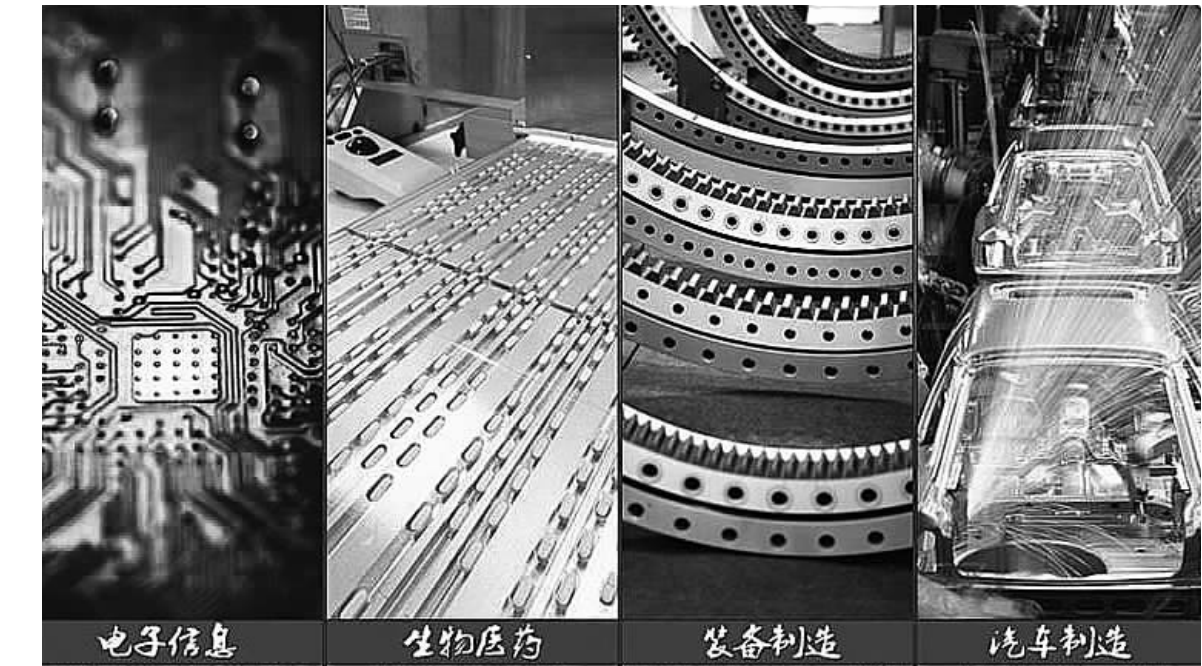
不能只停留在硬件建设上

《中国企业报》:今年上半年,河北省的 GDP 增幅处于全国倒数第一。有观点认为,这与整个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治理有关,因为第二产业在河北的经济中占比很高。京津冀一体化究竟是“丢包袱”还是“共进退”?对此,您怎么看?您认为,河北省未来的发展出路在哪里?

姜味茗:京津冀一体化并不是最近才提出,作为城市群发展的大命题,在与长三角、珠三角的对应中,多年来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一直在探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可能与障碍。

在京津冀发展的争夺中,河北多年来都扮演着牺牲者的角色,天津和河北的竞争有余、合作不足,这也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受质疑的根本所在。在我看来,在北京市新的城市定位下,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尽管符合发展的大势,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具体行动中更加细节的东西,譬如,是否能够认真厘清不同区域之间的定位和发展方向,避免博弈性竞争,是否能够从制度上建立更加强有力的、责权利明确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是否能够从城市群整体发展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某一个城市的发展考虑去进行资源的调配和分拨。只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并且落地了,河北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否则,可能永远只是大北京的一个影子,京津冀之间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支持。

《中国企业报》:园区作为重要空间载体,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您认为园区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承接北京产业转移



高精尖产业成为北京开发区的核心产业

的难点又在哪里?

姜味茗:我所在的北京经开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园区开发和运营为主业的公司,身处园区行业,对产业园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还是感同身受的。

产业园区是企业 and 产业落地的载体,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园区的建设都还停留在硬件建设上面,而缺乏对园区软环境的关注。多年的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企业发展了,经济提升了,政府满意了,园区建设者自身才能获得发展,实现利益相关方的多方共赢。2012 年底,我们联合施耐德、用友、联通、北工大、北师大等 32 家单位发起成立了低碳高端智慧园区联盟,目的也是为了探索怎样通过新的手段来搭建平台,集合服务商、中介商,更好地、更贴近地为园区企业提供服务,助推产业集群的形成。因此,“服务”一定是当前园区建设运营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关键词。

对河北而言,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难点从根本上说也是软环境的缺失,产业转移绝不是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完成。从资源、资金、人才到生活所依赖的各种软件,河北都相对不足,这导致企业不愿意往河北、天津走,硬搬的后果可能直接影响到产业的发展和企业的运营。所以,产业要转移,根子上还是要先从软环境着眼,北京这么多优质资源,能不能优先往河北、天津倾斜?这些资源,不是北京淘汰不要

的产业,而是实实在在的资源,医疗、教育、行政资源……这些才是最难的。

有产有业 才是成功的园区

《中国企业报》:目前许多产业园区面临土地与劳动力、能源脱钩的可能,单一土地资源已经无法发挥产业作用。这对园区的经营提出了怎样的挑战?您认为,开发区在经营管理方式上应该进行哪些变革?

姜味茗:这还是要回到之前的问题,关于园区软环境建设的问题,土地资源只是产业园区的载体,影响产业环境的因素更多,包括人力资源、能源、水资源、教育、医疗、交通都可能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对于园区建设而言,一定是在充分考察整体大环境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产业定位,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去建园区,而不能本末倒置,园区先行。

我非常赞同综合性产业新城的提法,开发区的管理思路应该向城市管理转型。尽管以产业为核心,但必须推动城市功能的完善,城市系统的健康运转是开发区发展的最大要务。一个开发区如果只有产业没有生活,那绝对无法支撑产业最好的发展,只有有产有业,企业发展能够获得各类支撑性资源,产业集聚能够得到助力,这才是一个成功的开发区。

《中国企业报》: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原先需要集聚的相关产业、

相关环节逐步显现出空间上的解构迹象——企业的选择余地大大提高,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在更大的空间范围进行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布局。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这将对园区的发展提出怎样的要求?

姜味茗:最近我也在思考关于新时代下产业集群的定义,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产业集群的意义可能也会随时出现变化,从仅仅依靠地理位置建立起来的集群,有可能通过线上连接,通过企业的虚拟化发展,形成新的集群关系,这也就是所谓从消费互联网时代向产业互联网时代的转移。

这种转变,对园区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园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在相对小的区域内集聚了大量的企业,但这些各自分散的企业之间联系并不紧密甚至互不相通,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企业之间就没有交往、交易和连接的需要,但在传统方式中,除非是同一行业的上下游,否则他们之间很难搭上桥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园区就有可能通过建立园区的云平台,降低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在云端将园区企业虚拟化,使信息传递更加快速,使得企业间的交易和服务更加易得、更加便捷,使得园区真正从空间上的企业集聚转变成一个企业社区。这正是我们北京经开目前在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也是我们一直倡导的低碳、智慧园区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

相关

北京开发区:一天完成 43 单审批

■ 本报记者 康源

“本来以为 APEC 会议期间,我们公司的这批货品会受到影响,没想到,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完成了 43 单审批,涉及货值 177.97 万美元。”10 月 30 日,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减免税证明的审批一般需要 10 个工作日,加急的情况下是 5 个工作日。但是在 APEC 会议期间,为了保障区内企业的通畅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关通关科的全体员工们加班加点,为企业加急办理减免税证明,保证了通关速度,为企业节省了许多不必要的开支。

服务企业,与企业共成长,一直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核心理念。这样的例子在开发区还有很多。

董巧玲是开发区一家知名生物医药企业的市场部总经理。前些天,她还在为公司增资扩产的事情发愁。“本来

增资扩产是件好事情,可是扩建项目的相关手续办理并不顺利。这些手续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办妥的,说不好几年的时间都会被搭进去。”董巧玲这时候想起来曾经为自己提供过服务的产促局。

经过多次沟通,产促局召开了两次现场办公会,积极协调市药监局打破区域空间分割,将扩建项目与原项目视为整体,两项工作为企业项目建设投产至少节约了一年时间。

据介绍,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截至目前,开发区入驻企业 6000 余家,每年创造超过 1 万亿元的产值,包括奔驰、诺基亚、康宁、GE、拜耳等世界 500 强企业投资项目 120 个。“北京·亦庄”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品牌。虽然面积只有 46.8 平方公里,但占北京市经济总量的比重高达 5%。在商务部发布的全国国家级

开发区投资环境评比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多年来都稳居前十。

开发区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北京市城南行动计划颁布,大兴、亦庄两区合并,新机场落地,都为开发区带来了许多机遇,随着开发区配套的逐步完善,已经具备了成为“新城”的格局和规模。开发区这几年也经历了几次扩区,从最初的 46.8 平方公里,扩展至 58.8 平方公里,并有望继续扩展 26 平方公里新增土地。由于开发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开发区已经被定位为北京发展的重要空间和京津冀区域合作的门户通道,也是北京市“十二五”规划中全市重点发展的南北两个产业带之一,正在向“一体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从产业集聚的角度看,开发区目前是围绕“4+4”高精尖产业体系在建立产业集群,并围绕新兴产业的发展,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即:提

升四大优势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装备产业、汽车产业,培育四大新兴产业——高端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临空产业、节能环保产业。近年来,随着土地资源的日益稀缺,开发区逐步提高入区门槛,对入区企业的要求更高了,同时,从最早的起步区入手,开始推进区域现存产业的“腾笼换鸟”工作,希望逐步迁出一些高能耗、有污染的,以及相对低端,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型企业。同时,大兴、亦庄两区行政资源整合完成后,开发区也在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朝综合性产业新城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开发区引入了很多优质的配套资源,医疗、教育、休闲配套设施逐步完善,亦庄创意生活广场、力宝广场的陆续开业也使开发区在商务和商业环境上日趋成熟,开发区在不断调整自身产业结构的同时,本身也成为北京市疏解城市功能和人口的一个重要区域。

外企逃离中国 产业园区直面国际分工挑战

对于中国园区而言,制造业仍然是主流产业,外资大型生产基地被视为绝对的优质客户。而随着生产成本的上升,部分外企开始逃离,中国的园区不仅要与国内同行贴身厮杀,更要直面国际分工带来的挑战。

“以旧金山为例,它的工业用地成本只要 46 美元/平方米。而上海大约 180 美元/平方米,深圳大约 210 美元/平方米。平均而言,我们的工业用地成本比美国多了 5 倍。”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近日指出,“中国曾经用来招商引资的核心竞争力没有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甚至比美国还高。外企还有什么理由留下来继续经营呢?”

10 日,三星电子宣布,将向越南投资 30 亿美元修建一座全新的智能电话工厂。近几年,三星不断增加越南工厂的产能,试图通过削减成本与中国手机厂商竞争。新工厂的建设计划获批后,将使得三星在越南的总投资承诺达到约 110 亿美元。三星新的工厂将紧邻另一座投资额达 20 亿美元的三星工厂,后者已于今年 3 月开始启动生产。此前,三星电子还宣布将在胡志明市修建一座投资额 5.6 亿美元的工厂,用于制造电视、洗衣机和空调。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除了小部分面向越南市场外,大部分都投向国际市场。

事实上,三星只是一个代表,如果拟一份转移清单,上面的名字,还应该包括英特尔、LG、松下和微软在内的众多科技公司,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少厂商选择将工厂迁至越南、印度等东南亚一带,期望维持原有的利润率。

最近发布的《中国外商投资发展报告(2014)》指出,“影响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因素在发生重要变化,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改革开放的红利在进一步释放的过程中目前还没有出现特别鲜明的变化,中国的经济结构变迁会使外商投资的结构发生变化,存量的外资存在区位转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桑百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将经历结构调整期。

对为数众多的中国园区来说,由于制造业仍然是园区主流,外资大型生产基地仍然是绝对的优质客户,眼下,他们不仅要与国内的园区同行贴身厮杀,更要直面国际分工带来的挑战。

据波士顿咨询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现在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已经高于其他出口大国,目前,越南的劳动力成本约为中国的一半。此外,这些国家还可开出非常优惠的政策,以三星越南工厂为例,越南政府表示,如果三星公司满足了特定的投资要求,那么他们新修建的智能电话生产线在四年内不需要支付企业税收,在此后的九年时间里也仅需支付正常税率的一半。

据了解,在上海,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外商投资显得趋于谨慎,东南亚等国家成为跨国公司的潜在选择。在中国和世界工厂告别的时候,中国希望更多企业能把研发中心、区域总部等高层分工放在中国,但这种调整却没有那么快,园区或将因此面对青黄不接的尴尬现状。

链接

逃离清单

三星

三星电子将投资约 30 亿美元在越南建设第二家智能手机厂房,新场地位于越南东北部的太原省。据越南媒体报道,三星今年在越南的总投资已达到约 110 亿美元。除去此次投资的第二家智能手机工厂,三星电子已有三家下属生产工厂位于越南。

富士康

今年 2 月,富士康签署了一份投资意向书,其将在印尼投资高达 10 亿美元建设全新生产线。据悉,这笔 10 亿美元的投资将会落户雅加达。该投资计划预计将在未来三至五年内落实完成,其中涵盖的领域包括研发、电子软件设计、制造以及电子产品的组装等生产线。

诺基亚

2013 年 10 月 28 日,斥资 3 亿美元的诺基亚手机生产工厂在越南北宁省越南—新加坡工业区正式竣工。这个在越南新建的工厂耗时 1 年半,总面积 6.54 万平方米。该工厂第一批产品是诺基亚 105,其 95%的产量出口,5%的产量内销。

松下电器

2013 年 4 月,松下电器称,该公司将在越南兴建生产插座等线路配线工厂。越南新工厂是松下继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之后在东南亚地区的第三个生产基地,总投资 40 亿日元,计划于 2014 年 4 月建成投产。

LG

2013 年 2 月,LG 对外表示,计划在越南海防市投资 3 亿美元,在 2020 年前建成 40 万平方米的生产家电的大型工厂。该工厂有望成为 LG 电子最大的海外工厂。据悉,LG 电子决定在越南建厂的原因是其认为越南市场潜力巨大。

英特尔

2010 年 10 月,英特尔公司在越南胡志明市投资 10 亿美元建立了一个装配和测试工厂,该工厂面积有 5 个半足球场大,占地 4.6 万平方米,是当时英特尔旗下最大的测试和封装工厂,主要对英特尔生产的笔记本和移动设备芯片进行测试和封装。